

第十四回 萬俟離設計謀害 龍狀元從戎別離

話說秦太師因孫兒未得狀元，甚是懷惱，他說：「誰想把孫兒秦墳托給萬俟離那廝，要中狀元。卻不怕我，中出一個龍什麼來，可是二十年來怪事！那小畜生傳臚之後也不到私宅來拜個門生，甚是可惡！」冷笑一笑道：「我要擺佈這小畜生，有何難哉。門官兒，叫那萬俟離這狗弟子來！」門官應道：「是。」那萬俟離恰好來見，問門官道：「今日大師爺沒有什麼怪我麼？」門官道：「說道要問萬俟爺討狀元哩。」萬俟離驚道：「罷了，我道是這樁買賣發動了。」進去跪到說：「萬俟離恭見老太師爺。」太師道：「哇！畜生，你知罪麼？」萬俟離叩頭道：「萬俟離該死。」太師道：「你把我孫兒中在那裡，消不得一個狀元麼？」萬俟離又叩頭道：「萬俟離該死。」太師道：「那龍什麼子那裡討來的人情，敢就不放我在心上？我把你畜生的頭不要寄在你頸子上！」萬俟離道：「萬俟離該死！望太師爺暫息雷霆之怒，容小官一一稟上。」太師喝道：「有什麼說？」萬俟離道：「那日看卷之時，令孫原取作狀元，不想天雷打作三次。那龍驤卷子原取第二，又三次樂響，故此只得顛到中了。萬俟離該死！」太師道：「你怕天雷，不怕我秦太師麼？」萬俟離道：「那日小官怕天雷，今日天雷怕太師爺了。」太師強笑道：「那天雷還怕我麼？起來站了說。」萬俟離道：「不敢。」太師道：「站著。」方才站立。太師道：「這龍驤小畜生好倔強，不來見我，我要了了他的官兒！你這花臉慣會算計人的，設個計較來將功折罪罷。」萬俟離打恭道：「這有何難？太師爺在上，如今雷公料管不住他。依小官愚見，一發了了他的性命罷了。」太師又回嗔作喜道：「妙妙妙，坐下講。」萬俟離道：「不敢。」太師道：「坐下好講話。」萬俟離方敢坐下。太師說：「依你的見識，怎麼擺佈他才是？」萬俟離道：「小官今日見塘報，那兀術會同劉豫圍住自鹿岡一帶了。太師爺就教龍驤領兵前去策應，定然送死，這是羊落虎口之計。伏乞太師爺尊裁。」太師道：「計較甚妙。萬俟大夫，我算到你有些見識，果然。只是你把這個好門生反面就弄他一下，覺道太狠了些兒哩。」萬俟離道：「太師爺在上，這個也是小官的薄敬。」太師笑道：「堂候官，就吩咐兵部，速差新狀元龍驤領八千人馬，星夜往白鹿岡策應，不得遲誤。如若遲延，即正軍法。」堂候道：「曉得。」太師道：「萬俟大夫，你主張文字太糊塗，算計他人卻有餘了。」萬俟離道：「莫道小官全無用，也有三分鬼畫葫。」

按下他二人算計不題。卻說胡夫人慌忙走來，問小姐：「孩兒，方才龍興來報說，你丈夫朝廷命他出征。今日就要起馬，剛掇巍科又當遠別，怎生是好？」小姐道：「都是秦檜那廝的陰謀，真個事出無奈。」夫人道：「此行定與你爹爹相見，到也是一個機會。」小姐道：「只是龍郎不諳武事，不知成得功否，孩兒未免掛心。」夫人道：「正是呢。」正說話間，龍狀元回衙，說：「長隨外廂伺候。」應道：「曉得。」進得後廂，與夫人、小姐相見。夫人道：「賢婿，聞你就要起程，赴援河北，匆匆怎好。」龍生道：「劣婿此行，正求相見岳父，岳母不必掛念。」小姐道：「龍郎，妾身愁你不禁勞役，又值寒冬，一時別去，好不傷感。」龍生道：「眷戀之情彼此皆然，只是欽限度緊，不得久住。」夫人道：「龍興看酒過來。」龍興道：「酒在此。」小姐捧杯遞與龍生，剛飲一杯，龍興說：「啟爺，兵部差官催督即刻起程。」龍生道：「知道了。」龍興道：「天色晚上來了，請起馬去罷。」龍生道：「吩咐伺候著。」向小姐道：「我行色匆匆，千言萬語也說不盡了。」小姐道：「我在深閨，寄書非易。你到那邊，須早傳信來，免我掛念。」龍興又來報道：「白爺特來餞行。」龍生道：「知道了。岳母，小婿就此分別去罷。」骨肉分離在等閒，分離恰值又天寒。小姐道：「我即要識分離苦，把我分離淚眼看。」夫人扶著小姐轉後去了。龍生出來與白生相見，白生道：「年兄，我和你榜墨未乾，敕書早下。奸相肆謀，吾儕結舌，惶惶愧愧。」龍生道：「此去恰好與妻父相見，到是不幸中之幸也。」白生道：「原來如此，看酒過來。我準備望君旌捷眼，還期翁婿兩班師。」龍興道：「小弟才疏，恐難副年兄之望。」龍興道：「兵部點差將校頭目，在此候久了。」龍生道：「教披掛伺候著。」白生道：「小弟別了，百凡事年須用保重。」龍生道：「領教。」白生回去，那些點差隨行頭目，上前叩頭。龍狀元道：「此處到清水灣多少路程？」眾答道：「有三十餘里。」龍狀元道：「傳令趕到那邊駐紮，明日五鼓長行。」眾應道：「領鈞旨。」一擁前去不題。

卻說白鹿岡上，把守的軍士說：「兀術四太子與劉豫那廝統領十萬鐵騎，把我胡爺圍困在此。昨日呼、關二將軍殺透重圍請救兵去了，我們巡警的須要小心。」眾軍道：「哥說得有理，我們輪流打探敲鑼，不要倦了。」只聽馬鈴聲響，有一將官飛騎走來說：「關上把守的，接飛遞文書，朝廷差狀元爺來接應了。」軍人接過道：「曉得了。」那人道：「起馬前來，只在明朝後朝了。」說完策馬而去。眾軍道：「我們把這角文書到十里鋪，叫值番的打進去便了。你聽，二更時分了。滿天霜露，群雁聲喧，風兒凜烈，夜色迢迢，呀，又獻三更了。這是十里鋪。」叫鋪兵，有人應道：「來了來了。」向前看去，原來是長官巡風到此。眾軍道：「快書文書，這是新狀元龍爺領兵來策應的文書，不要遲誤。」鋪兵道：「曉得。」眾軍道：「四鼓已過，又交五鼓，天色將曉也。」又見一軍走來說：「招討胡爺傳令，教前哨兵迎接新狀元龍爺軍馬，不得有誤。」眾軍道：「曉得。哥們，這叫做眼望旌捷報，且聽好消息。我們快去也。」